



徐霞客经过我们村

□ 周学风

2023年正月二十四,晴好。

又到了桃李缤纷的时节。滇西北高原小镇松桂,阳光明媚,暖风拂面,柳条儿舞出新芽,四面环山的小坝田野,麦苗和蚕豆迎风拔节生长,间或有一两丘油菜花,金灿灿的明黄瞬间就把春天如同火种,点进人的心土。

“聚庐错出,桃杏缤纷。”

这是明崇祯十二年(公元1639年),也是正月二十四,52岁的徐霞客经过我们村时,留下的如画描述。

接下来我这篇“游记”,可能会写得有点儿“离谱”。一是熟悉我们村如同自己的身体发肤,所以忍不住将徐霞客所写与384年后梳理的情景一一比照。二是遥想徐霞客居然走过我家门前,走过门口这条奶奶辈口中的“大官道”,走过我们洗菜洗衣、捉鱼、淌水玩的七星河,就莫名觉得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微小出生地——文星村,与中国文脉如此接近,所以难免写得傲娇。三是这篇游记不单指某一天,而是数十年记忆与当下的交织互文,某些节点还是打电话给父亲一一指认才敢写具体。意外的惊喜是,他竟然早就读过《徐霞客游记》,因此我不知道的《徐霞客游记》中,哪怕是一条小溪,他都能清晰说出现实名字。如此,会写得翔实且反复。

先引徐霞客原文。

又北五里,望北坞村落高下,多傍西大山,是为山庄。于是北下,随小溪北行,五里间,聚庐错出,桃杏缤纷。已而直抵北山下,有倚南山居者,是为三庄河底村。村北溪自西而东,其水一自三庄西谷来,一自河底村南谷来,皆细流;一自西北大山夹中来,俱合于河底村北,东流而去,亭桥跨之,桥北即龙珠山之南麓矣。龙珠山者,今名象眠山……

文中“山庄”“三庄”皆应为“三庄”,大于今天的三庄村,至少包含了三庄和文星两村全部或部分村民小组。“三庄河底村”应为今天的文星村,下辖河东平、周王队、西坡、桥头、东登、西登、中村、下村八个村民小组。“其水一自三庄西谷来,一自河底村南谷来,皆细流”,“三庄西谷”之水,为今天大丽公路旁,道班工作站附近的溪水;“河底村南谷”之水,为赤水水库附近,石头村南的小溪。二水相交,一直北流,即为我家门口的七星河。“西北大山夹中来”之水,为今天的北坝河,从西北

山中经长头村流来,水量差不多是七星河的两倍,在桥头村北与七星河相汇,过文中“亭桥跨之”的小石桥,流成枫木河(徐霞客后文中称“枫密河”),进漾弓江,随漾弓江一起东入金沙江,最后归于太平洋。

再重点讲讲我们村。

大村叫文星,父辈对“河底”这一村名尚有印象。至于河底村什么时候改为“文星村”,老人也讲不清,只说“文星”也是比较老的村名,因为从七星河至枫木河,河边萦绕着七个小山包,再往下,河道流出一个小小太极图,当地人称之为“七星赶太极”,说的是北斗七星追赶一个小太极,鸡叫了阴阳两界一分,都回不到天去,永远留在人间。“文星”之村名,或与此有关。

具体的村民小组叫“周王队”,只有周二姓,有小溪相隔,溪南王姓,溪北周姓。小溪从四面山下,注入七星河。1990年代前后,这里仅有28户人家,今天新分出一些人,但还是有彻底搬离的,总数不会超过40户。

我家门前的土路,奶妈辈叫它“豆广途”,意为“大官道”,是茶马古道的一小段。我小时候见到的是宽的土路,灰白色,2000年前后改为弹石路,不几年,改为水泥路。路沿河而行,直到小石桥,过桥后,翻过象眠山,进鹤庆坝子,过丽江,经拉萨,一直通往尼泊尔、印度。

据奶妈辈讲,我家老院子的老大门管着好几户本族人,总体朝西,但路略偏向南边,为的是迎七星河之水入院,招财的意思。

从大丽高速公路桂桂口下,沿老大丽公路北行,过波罗庄、三庄,到新庄村有一条东岔的水泥路,路边左右都是松林,车窗一开,松风洗面。沿水泥路东行,朝北拐弯,下坡北行,便见一个狭长曲折的袖珍坝子,即徐霞客文中常见的“坞”。当地人称此“枫木坞”,以象眠山下的石桥为界,分为“上枫木坞”和“下枫木坞”。在这里,文星村与长头、三庄部分村民小组互为犄角,四山环抱,村民世代以耕作山下的小坝田野为生。坝中又有或大或小的山包,小河小溪穿梭其间,房舍依山而建,逐水而居,家家院内、田间地头爱种桃李梅杏,为的是有果子吃。徐霞客到来时是正月,花开满树,村舍错落交织,疏密皆景,故其笔下有“聚庐错出,桃杏缤纷”的画意。

在艾芜故乡沐浴清流

□ 赛菲

字辈,汤氏先祖从事农耕,其设馆教书的祖父和身为乡村教师的父亲都奉行“耕读传家”,便为他取名为“耕”。汤道耕开始写作时,受胡适“人要爱大我(社会),也要爱小我(自己)”的思想影响,取名“爱吾”,后觉此名易引起误会,慢慢衍变为“艾芜”。

在古代,耕种的好坏,收成的多少,直接决定一家人的生活水平。老百姓对农业相当重视,将其视为安身立命之本。位于堂屋左侧的偏房,便是陈列室,墙上挂着诸如锄头、钉耙、锯子等各式劳动工具。斗大的浮雕“耕”字铺在石板地面,提醒人们务农的重要性,正如现今多地提倡“守住粮袋子,鼓起钱袋子”。

寂寂的院内,有一口深邃的古井。移步靠近井口,似乎还能听到汤家人往日嬉笑的回音。桧木树高大的身影倒映在水面,树枝尚未披绿,那些垂挂的干枯果实,却似巨人举着灯盏,点亮整座院落、整个村庄。桧木,又名青风树,对土壤适应能力很强,叶片和嫩芽还有治腹泻、止血的药用价值。汤家人在院内培植桧木,不光为夏日庇荫所用,还有特殊的意图——或许,物尽其用,人尽所能,就是他们追求的价值。也就不难理解,困顿时期的艾芜,仍然处处帮人扶人,还曾在为“左联”寻找和培养工人文艺通讯员时,遭到拘捕。

耕种养命,读书养心。艾芜一

确实,我们村爱种果树,以梨树最多,桃树、李树次之,杏树又次之。如果哪家有一株杏子,必定是又老又大,将整个院落都盖满。黄杏比梅甜比桃香,稀罕得很,徐霞客不写“桃李缤纷”,也不写“桃梨缤纷”,应该不是为了音韵,而是因为当时这一带多杏树,因为他在写丽江时,就把“桃杏缤纷”换为“桃柳缤纷”,那是因为丽江多柳。

我们村挺美的。

美在宁静。大丽公路一拐,就像拐进一个小葫芦里。口儿一蒙,外面世界的喧嚣嘈杂就都没有了,只剩鸡叫声、狗咬声、蜜蜂的嗡嗡声,立春的风声、惊蛰的雷声、雨水的雨声,布谷鸟的催播声,春节的爆竹声,再有,就是自己的脚步声,总之耳根清净得很。

美在村野。村是四面山,象眠山下之村,所谓“聚庐错出”,今天虽不再有过分低矮简陋的小屋,但灰瓦白墙的院落,间或一两处水泥洋楼略显生硬,总体还算是错落有致,不太密集,像是一小窝一小窝菌子,趴在山脚田边。虽然年轻人有的读书进了机关,有的打工或做生意去了城市,但还是有农人辛勤耕作,春秋两季,四时杂景,还是那么鲜活,保持了这一小坝农耕的村野乡气,空气清新,村景怡人。

美在饮食。有两道菜,似乎只有三庄、文星、长头三处村子的人这么吃。一是生皮,说是“生皮”,其实已经熟了,只在“年猪客”的时候才吃。将肥瘦相间的猪肉切成巴掌大的方块,油锅里煎至过心,再切成小肉丁,肥的放一边,瘦的放一边,再加些白萝卜丝、红萝卜丝、香葱丝,一大碗上菜。另调一大碗酱油、醋酸、辣椒面、花椒面,盐各适量的蘸水,外加葱末、生姜丁、芫荽、黄芽韭,搅拌均匀,最后加入各半的肥肉和瘦肉丁,现腌现吃,酸、香、麻,极是爽口下饭,想想都饿。后来听说三个村子附近的东坡村,以及六合乡有的村子也是这种吃法,但毕竟不多,虽同在大理,但与其他诸地都不相同,可算是特色。

另一道菜叫“难煎”,只在农历七月十四吃,是用来祭祖的。取南瓜空花,去蒂,洗净,将焖好的糯米饭拌上春细的麻子、花椒面、盐,填入南瓜花中,小火慢煎至南瓜花全熟,油气跑到糯米饭中,即可出锅。冷热均可食,极是香糯可口。糯食

补中气,但难消化,拌入麻子和花椒面,再油煎,多吃一些也不会伤食。且南瓜花包着又好看,煎过的花皮柔韧、清甜,吃过就会难忘。这道菜在其他地方也没有见过。

如果雨季来我们村,最好玩的事情是上山捡菌子。最多的是胖大的牛肝菌,核桃花纹的菌把,橘子红或土黄色的菌盖,除了炒吃,泡酒也不错。还有绿盖的青头菌、红盖的大红菇、黄盖的鸡蛋黄心菌、灰盖带羽纹的鹰菌,以及扫把菌、松毛菌、喇叭菌,运气好时,还能收到鸡枞。

最后说一说《徐霞客游记》的比照意义。

对于这部奇书地理学、文学、历史学、民族学等方面的意义,所述者众,不再赘言。今年正月二十二至二十五,与徐霞客相同时节再走这些路段,最切肤的感受,就是经过384年的时间,这部奇书的最大意义之一,或许在于时间轴线里的前后参照对比。书中涉猎的边边角角,尤其是滇西北地区,在中国文化的大江里,大多难觅踪迹,却在这部游记里留下了蛛丝,甚至藤蔓、宝石。且该书对水经山脉描述之精准,所见情景描绘之恰切,可谓字字珠玑,就连丽江木府20世纪90年代重修之时,“翻遍了资料库也没有(找到相关记载)”,最后却在《徐霞客游记》中找到“木氏居此二千载,宫室之丽,拟于王者”的记述。就不用说类似我们村“河底”的古村名,“聚庐错出,桃杏缤纷”的景致,以及“亭桥跨之”的想象了——当时茶马古道的商贾繁盛,翻越象眠山前于亭中休整、互通信息的轻松愉快,可见一斑。

从这个层面而言,《徐霞客游记》是一个重量级的参照物,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,其参照价值越来越高,越来越显珍贵。

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读《徐霞客游记》的,我很喜欢这本书,很喜欢徐霞客的生活方式,也曾断断续续读这本书,断断续续读徐霞客其人。这一次有点儿不一样,因为我们有我们村。从此,我似乎找到了一把解读《徐霞客游记》和徐霞客其人的独特钥匙——从我们村开始。

“聚庐错出,桃杏缤纷。”“亭桥跨之。”

寥寥12字,闭上眼睛,却是无尽的诗意和想象,让我更加确信,我们村这个小村子,美得如此高级。

提起开弦弓村,知道的人也许不是很多,但要说起它的另一个名字“江村”,恐怕有不少人会发出“哦”的一声:就是当年费孝通先生写《江村经济》的那个江村吧?

一点不错。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下辖的开弦弓村,就是当代著名社会学家、人类学家费孝通所著《江村经济》中的江村。《江村经济》被誉为“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”,是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。在该书第二章“调查区域”的第二节“地理状况”中,费孝通写道:“我所选择的调查地点叫开弦弓村,坐落在太湖东南岸,位于长江下游,在上海以西约80英里的地方……”江村这个名字,是费孝通为了表述方便而起的。

“开弦弓”这个村名,跟我们平常看到、听到的村名不太一样,好像有点怪。其实,它是有点出处的。最多的一种说法,是出自村子的形状。因为开弦弓村依着弯月形的小清河而建,所以整个村子呈半圆形朝西北方向凸出,从空中俯瞰,形如一把张开的弓。还有一种说法,则与吴越之战有关。距太湖仅三公里的开弦弓村及周边许多地方,曾是春秋时期吴越两国交战的主战场。那场争霸战,最终导致了吴国的灭亡,也在太湖东南岸的这一带留下了不少与战争有关的地名。比如在开弦弓村不远处,还有“东藏荡”和“西藏荡”,相传是当年越国军队攻打吴国时的藏兵之处。距开弦弓村一公里外的“箭浜”,则是吴国军队造箭的地方。在距开弦弓村不到三公里的地方,甚至还有个叫“吴越战”的村子。把这些地名放在一起,人们也许就不会觉得“开弦弓”这个村名奇怪了。

有人说,如果不是费孝通的《江村经济》一书,开弦弓村恐怕不会像现在这样有名。开弦弓村的人不否认,也不肯定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,开弦弓村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可圈可点。农业、渔业、蚕桑、内河航运以及手工业等,撑起了开弦弓村的昨天和今天。近百年前的1928年底,这里还酝酿诞生了中国第一家由农民兴办的股份合作制企业——开弦弓丝厂,开农民合作办厂之先河。要不然,费孝通也不会把撰写《江村经济》一书的调查点选在这里。

费孝通对开弦弓村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。从1936年第一次走进村里搞社会调查起,他先后26次到访开弦弓村,足踏路遍村里的每一寸土地。开弦弓村人对费老也极为敬重和爱戴。2010年,村里投入2000万元,建起了占地1万平方米的中国江村文化园和费孝通江村纪念馆。

浣园属于一场春雨

□ 胡启涌

春天去浣园,刚下车,一阵淅沥小雨就迎来。

“浣”字是湿润之意。漫步园中,不由得想起王维的诗句:“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柳色新。”浣园中没有客舍,只有楼台亭榭、小桥曲径,但是少不了“柳色新”。水边成排的柳树已开始抽芽,万千丝绦如一道道绿色垂帘,遮挡不住窗外的春风万里,莺飞草长。

浣园藏在贵州湄潭兴隆镇龙凤村的大山里,三面靠山,一面临水,静静地睡了一个冬天后,已与春天一起醒来。偌大的浣园里摆放有2万多尊奇石,姿态各异,巧夺天工。随处可见的黑松、紫玉兰、茶梅、真柏依石而生,倚篱而生。

顺着青石小路朝前走去,只见一洼碧水之侧,生长着一棵遒劲的古树,枝叶繁茂,亭亭如盖。树下放着几把木质长椅,没有上漆,素色可亲,方便游人乘凉遮雨。抬头望去,只见古树腰部赫然横出一枝,斜斜地伸向水面,细密密匝的树叶仿佛不忍浪费春雨的盛情,想尽力把雨水盛住。一些水滴终究还是从叶片间漏掉,滴落在湖面,溅起一朵朵水花,让一湖春水多了些许涟漪。

小路在一个拐角处悄然隐去,一座临水楼台如翼出现。翘角飞檐,青瓦覆盖,一排排瓦沟,一道道瓦垄,如起伏有韵的麦浪,在一派初春的烟雨中铺陈开去。檐角上面,绿色欲滴的苔藓在春雨的滋润下着实喜人,给亭子添了几分生动。雨水顺着瓦沟滴落下来,急时如线,缓时如珠,滴答滴答。湖面升起袅袅水雾,如一张轻纱罩着水面。微风飘来,水雾轻柔而起,挂在亭子的檐角飘飘荡荡。水中成群的锦鲤早已习惯了游人的投食,觉察到水面人影晃动,便争着游来,“哗啦啦”地搅皱了一湖涟涟春水。兴起的水波以最舒缓的节奏朝着岸边荡去,沿岸水草随波摇晃,起伏有韵的草丛中,突地窜出几只褐色的水鸟,贴水起飞,划出一道道水痕,还没等人看清,便躲到另一片草丛中去



『江村』开弦弓

□ 李希文



费孝通江村纪念馆设在开弦弓村的中心位置,是如今村里的地标建筑。其外观设计既有简约、线条明朗的现代气息,又保留着白墙黑瓦的江南古建元素。走进纪念馆,迎面是一尊费孝通半身塑像,基座上镌刻着费老的生平介绍。馆内的几个展区里,陈列着费老历次到访开弦弓村的图文资料及实物。

带我们参观并为我们讲解的,是有着开弦弓村“农民教授”“农民社会学家”之称的姚富坤老师。他是整个开弦弓村最了解费孝通的人,曾先后20多次陪同费老踏访开弦弓村。同时,他也是纪念馆里的“百事通”式人物,这里的很多资料,都倾注了他的心血。

从纪念馆出来,是一条被一汪碧池拥着的亲水走廊。在池塘边的草地上,有一座费孝通身子微微后仰、满面笑容的坐像,神态极为生动。姚富坤说,他印象中的费老就是这个样子的,非常和蔼可亲。他还说,等到夏天,满池的荷花和睡莲就开了,那个时候,费老就像坐在这园子里赏花一样。

在中国江村文化园里,除了费孝通江村纪念馆外,还有江村历史文化陈列馆、费达生江村陈列馆等场馆。江村文化、蚕桑文化、吴越文化在开弦弓村相融相汇,孕育着这里的风光和人文,辉映着这里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。

如今的开弦弓村,处处展现着新农村的文明景象。整个村子非常洁净,每家每户的院子里,都地栽或盆栽着许多花卉。在姚富坤家的小院里,各种盆栽花卉就有数十盆之多,宛如一个小花园。“美丽庭院”和“江村文化弄堂”建设,以及“中国·江村”乡村振兴示范区的创建,为古老的开弦弓村增添了一道鲜亮的色彩。

走进开弦弓村,就走进了一部江南农村的历史。

了。春雨与湖水,水鸟与水草,顿时让藏在大山间的浣园荡满生气。

浣园已交给一场春雨。不大不小的春雨深情地下着,像在低声讲述一个欲说还休的缠绵故事。这种淅沥小雨拒绝雨伞,我们在雨中穿过曲廊,走过小桥。在浣园,奇石是主角,独尊的、连体的、高耸的、玲珑的,犹如纤云重重叠叠,巧似走离天趣可掬。这些奇石不空不透,憨拙厚实,皆从本地采集而来。有一尊两丈多高的石门,拙厚天成,令人叹绝,是浣园的镇园之宝。春雨缠绵,给石门添了几许温润,摸上去滑滑的。

穿过石门,依旧是一段曲幽的石板路。尽头处起伏如波的围墙,随弯就弯顺山而上,白墙青瓦,花窗嵌墙。丛丛芭蕉已冒出新叶,宽大的叶片掩去一段白墙,雨水落在蕉叶上清脆声声。凤尾竹依墙而生,雨水顺着叶尖滑落,一滴追着一滴,不动声色地享受着春雨带来的惬意。竹林深处,几只羽毛亮丽的小鸟突地飞出,落在不远处的青瓦上叫个不停。春雨中,能做一只小鸟从浣园飞过都是幸福的。

春雨渐渐地密了些,小路上溅起水花朵朵。我们急急奔向一座别致的小木房,在屋檐下躲雨时,抬头瞥见门楣上悬挂着一块书有“小楼昨夜听春雨”的匾额,字体古朴,雨意潇潇。室内窗明几净,一架古琴摆放其间,靠墙的书架上满是诗书。绿袖双耳东顾花瓶里,斜插着一枝开得恰到好处海棠,放在临窗的地方,满室溢彩,怡心醉人。正中一张条形彩色茶几上,红茶一壶刚刚泡好,氤氲的热气、正好的汤色,等着我们一起去聆听窗外的雨声,一起去凝望春雨喂养的浣园。

小木屋位于浣园东侧隆起处,透过落地窗,风景尽现眼前。窗前的一株紫藤尽情舒展着,几盆兰草绿得十分自信。雨疏风轻,窸窣窣窣,分明是一阵湿漉漉的耳语,酥软而满是情意,浣园听得懂,我也听得懂。